

金
凤

时代的眼睛



北 京 出 版 社

123/54

时代的眼睛

金 凤



北 京 出 版 社

时代的眼睛

金 凤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625 印张 221,000 字

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0

书号: 10071·469 定价: 1.00 元

序

魏 巍

我认识金凤同志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时她是《人民日报》很活跃的记者，同时还编着这个报纸上的《抗美援朝专刊》。而人却是年轻的，恐怕不过二十一、二岁，难怪她访问刘伯承元帅的时候，刘帅笑她是“娃娃”了。然而由于她们的社长邓拓同志用人很大胆，金凤时而北国，时而江南，时而朝鲜，报纸上常常可以看到她的文章。

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的婚事。我听说，她同我们空军里的一位战斗英雄恋爱了。那时我们的空军初建，飞行员们都是从陆军里调去的优秀战士，刚刚经过初学乍练。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年轻的鹰。但是，当我们这些年轻的鹰杀上碧空，跟资本王国老练的飞贼对阵时，竟能旗开得胜，显示出英勇非凡的战斗品质。这真使我们这些陆军出身的人，也是多年受敌机闷气的人

大为开心。所以我也曾怀着满腔的兴奋之情，和其它同志一起去访问我们的空军，我们年轻的战鹰。为金凤所注目的这位战斗英雄，也是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认识的，而且在她的慧目发现之前就熟识了。这位战斗英雄，一共击落、击伤九架敌机。他年轻、聪明，在陆军时作战就很勇敢。他自己对我说，他是抚顺人，在旧社会是个捡煤核的孩子。金凤大概也是在访问中认识他的。两人通了不少信，后来就结婚了。一个大学生，又是经常在报上露面的记者，为什么找了一个文化程度比她低的飞行员呢？何况还是个“穷当兵”的！那时部队上是供给制，不挣钱。据说，结婚的费用还是金凤拿的。更不要说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当中，牺牲流血是随时都有可能的。如果金凤不是和她所采写的这些建设和保卫我们新生活的新人有着息息相通的深情，因而敢于破除一些世俗成见，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的。这在当时自然在同志间传为佳话。金凤的工作是采访新闻，却不知自己在采访新闻中，也创造了一件新闻，美的新闻！确实，这件事值得赞许，一个写文章的人不能只是写写文章，他自己也应该是新的生活的实践者。

当我们朝气蓬勃的生活正向前发展的时候，被十年内乱打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金凤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也被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五年。据金凤说，开始她懵了，她流了很多很多眼泪，女同志的小手帕不顶用，换成了男人们用的大手帕，最后用洗脸毛巾都能拧出泪水来。但是很快她就镇定了。她把精力集中

到学习上去，几年间她通读了马恩的全集。生活的磨难和马列的乳浆，大大加强了她自己。可是没料到，她的问题平反之后，她继续吞食着难忍的生活的苦果。直到“四人帮”倒台，这颗林彪和江青酿造的苦果才最终消失了。现在，她象一弯排除了阻塞的碧流，又奔腾起来了，报上又时常可以看到她的文章了。当我们再度相见时，她仍是那样笑声琅琅，仿佛在她的心灵上没有留下多少伤痕。的确，她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她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记者，而是一个经历过严酷风霜的经验丰富的成熟的记者了。

现在北京出版社为这样一个三十多年的职业记者出一本书，这事做得很恰当。当我读了书中的若干篇章，不禁回忆起我们经历的时代，好象又听到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军的足音，又看到我们的劳动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奋战的汗水。建国以来，虽然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的挫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事业和取得的成绩，毕竟是极其宏伟和伟大的。由于出现了错误和挫折，就贬低甚至抹杀这些成绩，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这是极其错误的。从这本书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是怀着多么高的热情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

这本书收集的只是作者作品的一部分，主要是一些人物的特写和速写。其中描写的有厂长、女总工程师、女县长、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战斗英雄和其它普通劳动者，还有甘心献身中国农村的国际友人。我发现，作者是以很高的热情把她的镜头对准了这些社会主义的先进人

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新人。正是这些人，在各条战线上，在各个角落里，带动着我们的生活前进。假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会变得多么灰暗和荒凉！因此，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所倾注的热情是非常可贵的。这些文章限于报纸篇幅，写得都不长，但内容翔实，文笔朴素流畅，尤其书中描绘的那些人物，都是一些既有革命理想又肯同群众在一起苦干、实干的人。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常常使人感动。所以，我说这是一本鼓舞人向上的书。出版社要我为这本书说几句话，我欣然应命，一为祝贺此书的出版，二为期待作者未来的飞跃。因为她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这个期待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目 录

5D80/02

序

魏 巍

难忘的一课	• 1 •
创造青春的中国	• 13 •
纤手研轻红	• 25 •
接班	• 41 •
在中国农村三十年	• 50 •
——阳早、寒春记事	
答案	• 61 •
终身的事业	• 70 •
实干家	• 78 •
闪光的心	• 84 •
爸爸妈妈去唱歌	• 90 •

婚事	• 93 •
黄金梦的破灭	• 100 •
刮油记	• 110 •
在“自由女神”的国度	• 117 •
“我是半个中国人”	• 134 •
亲人的怀念和希望	• 139 •
美国同行	• 144 •
女扮男装的特等战斗英雄	• 152 •
一个大学生的决心	• 158 •
勇敢的人	• 162 •
飞翔吧，年轻的鹰	• 169 •
屹立在和平的最前哨	• 174 •
他永远不下战场	• 180 •
在金日成元帅的故乡	• 185 •
难忘的会见	• 190 •
巨济岛上归来的战士	• 195 •
废墟上的奇迹	• 200 •
“一二一一”高地的英雄	• 204 •
鹰峰山上盛开的蔷薇	• 208 •
亲如骨肉	• 213 •
两个母亲一颗心	• 219 •
在平凡的岗位上	• 224 •

理想	• 239 •
回乡	• 246 •
三日三夜流水声	• 254 •
喜事	• 261 •
当代愚公	• 267 •
从这里开始	• 275 •
接过这面旗	• 284 •
北京的春天	• 305 •
幸福的童年	• 309 •
母亲的声音	• 314 •
佳节报前方	• 320 •
蓝色的城沸腾了	• 325 •
传统的友谊	• 330 •
艺术和友谊的交流	• 336 •
满园秋色迎嘉宾	• 339 •
龙岗行	• 346 •
南韩继的春天	• 351 •
后记	• 361 •

难忘的一课

我见到刘伯承同志，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那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秋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作了国家的主人。北京喜气洋洋，准备迎接开国大典，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优秀代表云集北京，共商建国大计。《人民日报》编辑部派我访问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刘伯承同志。

秋天的北京天高气爽，景色分外宜人。屹立在北京中心的紫禁城，此刻已回到人民怀抱。黄灿灿的琉璃瓦屋顶，在金色阳光下闪耀出夺目的光彩。中南海内，碧波荡漾，秋菊盛开。我，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记者，怀着兴奋而又不安的心情，在上午八点多钟，来到中南海刘伯承同志的住所门前。

面前是一排三间老式、朴素的平房。东面一间，住着刘伯承同志。西面一间，住着粟裕同志。当中一间，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大概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我轻轻掀开东面房间的白布门帘，走了进去。一眼看去，室内的陈设，十分简单。靠窗竖放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堆放着许多书籍、文件。旁边是两张藤椅，一套单人沙发。靠墙是一张木床。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刘伯承同志戴着眼镜，正坐在写字台旁的藤椅上看书。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威震中外、名闻全军的军事家和参加过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我军的杰出领导人，看上去却象是一位慈祥博学的学者。他面带温和的微笑，起身招呼我坐下，随手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我的紧张、不安和拘束顿时消失了。

刘伯承同志看了报社的介绍信，亲切地笑着说：“你是要访问我？你可知道，我是不喜欢记者访问的？”听了这一句话，我不免又紧张起来，面上忍不住透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只见刘伯承同志呷了一口茶，似乎想起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似地笑着说：“我给你讲一件往事吧。那是在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向我太行山区举行铁壁合围的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军主力。在前线指挥所里，我正忙着布置反扫荡的斗争。一位记者硬逼我谈了不到一小时，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把我吹得神乎其神。文章送到我手里，我把它扔到字纸篓里去了。你看，我对记者是不是有点不大客气？”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盯住我，

这是一种能看透人的心灵的智慧而深沉的目光。来此以前，我听到报社的老同志告诉我，刘伯承同志对待记者一向十分亲切。那位记者可能冒冒失失，写的不大实在，这才触怒了刘伯承同志吧。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起来，大着胆说：“我想，我那位同行可能有点客里空作风，他写的不大合乎实际，你才把稿子扔进字纸篓的吧？”刘伯承同志笑了起来：“哦，原来你也知道客里空？”说着，他从桌上一堆书中抽出一本俄文书，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前线》这个剧本。我很喜欢它，常常带在身边。这里，描写了一位戈尔洛夫将军，思想又保守，又骄傲，值得我辈军人警惕。也写了你的一位同行客里空，信口开河，弄虚作假，你可要注意呵。”说着，刘伯承同志翻开书，用中文向我念了一段客里空凭空虚构的对老将军的描写，例如老将军听到儿子牺牲的消息眼中闪着泪花啦，说了一大段要为儿子复仇的誓言啦等等……一面念，刘伯承同志一面呵呵大笑。

我只知道刘伯承同志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完全没有想到，他对于文艺也这样熟悉、爱好。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笑说：“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尤其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一般都喜爱文艺。你大概不会想到，我这个老军人也这样喜欢文艺吧。我喜爱的是这样真实地描写现实而又切中时弊，对现实有所促进的书。写书，要写这样的书。做人，可不能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这样的人。你说对吗？”

我连连点头，又是没有想到，刚见面，刘伯承同志就给我上了这样富有教益的一课。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他说：“谢谢你，刘伯承同志。我刚开始工作，一定警惕，不当客里空这样的记者。我希望，我写的东西不至于被你扔到字纸篓里。不过，”我调皮地加了一句：“写得象样，扔了也不怕。我会捡起来，再写第二遍、第三遍的。”刘伯承同志爽朗地笑了：“你这个娃娃，倒有勇气，有决心，没有被我这番话唬住？不打退堂鼓？好吧，你要我谈什么？”

来以前，报社一位领导同志说，请刘伯承同志谈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那时，我是这样的年轻，不懂得象我这样幼稚的外行，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题是很不相称的。然而我毕竟老老实实地说：“请你谈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要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刘伯承同志哈哈大笑起来：“哈哈，你这个娃娃，提这样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是军事战略思想？哈哈，你呀，就象小孩子戴顶大帽子，喏喏，快盖到肩膀上了。”他一边笑着，一边打着手势，好象一顶硕大的帽子，正盖在我的头上，连头带脑盖下去，一直盖到肩膀上……

我明白了我的可笑处境，不觉也跟着大笑起来。

“你们在笑什么？”一声洪亮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随着声音，走进邓小平同志和贺龙同志。我真高兴在这里看到了这两位我久已景仰的革命前辈。贺龙同志学着邓小平同

志和刘伯承同志的四川口音，大声说：“你们笑的啥子嘛？”

刘伯承同志笑着说：“这个娃娃要我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你们看，象不象一个小娃娃要戴一顶大帽子，那帽子一直盖到肩膀上了？”

“哈哈，哈哈，”贺老总的笑声响彻全屋，捏着烟斗的手不住在我面前晃动：“小娃娃戴大帽子，哈哈，戴大帽子！”小平同志也笑了起来。

在三位革命前辈的爽朗笑声中，我虽然十分窘，但又觉得无拘无束，宛如沐浴在春风化雨之中，只感到无比亲切。我想，该怎样收场呢？只有求助于刘伯承同志。于是，我红着脸，轻声说：“刘伯承同志，你愿意谈什么，我就记什么。”

刘伯承同志转过身，用商量的口气向小平同志说：“你来得正好，你看，我谈些什么好呢？”

小平同志笑道：“你定好了，谈什么都行。”

刘伯承同志想了一下说：“谈谈我们二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吧，你看怎么样？”

小平同志连连点头说：“好，好。”

看到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这样亲密无间的情谊，实在令人感动。刘伯承同志多么尊重他的老政委——小平同志，连这样的小事也征求小平同志的意见。小平同志也十分尊重刘伯承同志。他对刘伯承同志笑着说：“我和贺老总来看看你。你和记者谈吧。贺老总，我们走吧。”说着，他拉着贺龙同志一起走了。

我连忙拿出笔记本，象个小学生似地准备笔录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刘伯承同志从墙上取下那张中国地图，铺在写字台上，开始谈起来。

“在全国解放战争各野战军协同互助获得胜利之中，第二野战军不过是战斗单位之一而已。因为二野的先后作战基地——晋冀鲁豫区、中原区、华东区这些地区都处于四战之地，二野也就成为四战之军。毛主席正在重庆主持和谈时，国民党军队就进攻山西上党，迫使我们打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仗。”刘伯承同志以他特有的严谨与机智，一开始就这样精辟地概括了第二野战军的特色。他熟练地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划着，讲起解放战争初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讲起第二野战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走过的战斗历程。在我面前的这位温文博学的长者，一下子恢复了统率百万大军、运筹千里、百战百胜的大元戎的本来面目。

刘伯承同志谈话的声音不高，语调十分平静，言辞十分简练，逻辑异常严密，记忆力又是那样惊人。成百个地名(包括城市、乡村、山岳和河流)、几十次战役在他话语中徐徐吐出，宛如一串串璀璨的珠玑，在澄澈晶莹的碧玉盘中不断滚动。他的感情又是多么深厚，他在谈到广大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以及解放区群众竭尽全力的支援前线时，透过言辞，洋溢出他对他们那样强烈的热爱的情感。尽管我是这样一个丝毫不懂军事的青年，但随着刘伯承同志的叙述，在我面前清晰地展开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解放战争那一幅幅壮丽雄伟的画卷。我看到，几万游

击武装还穿着五颜六色的便装，就集合起来，开上前线；成千上万的民兵排成整齐的行列，参加战勤工作；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也和大人一起修路送粮，救护伤员。我看到我们的战士凭刺刀、手榴弹打败敌人，缴获大批军火弹药，全军欢腾的情景。我看到国民党军队几十个旅前堵后截，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指挥下，巧妙地粉碎敌人的包围，大踏步前进的情景。我看到刘邓大军突破了敌人所谓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守备，揭开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幕，开始战略反攻，实行了千里的战略跃进，进入大别山，达到长江边上，隆隆炮声直达蒋介石卧榻之侧，蒋家王朝一片惊惶的情景。我又看到，风雪大别山中，十几万指战员没有过冬的寒衣，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带头自制棉衣的情景……刘伯承同志的谈话，把我带入战火纷飞的年代，光明的中国与黑暗的中国进行生死搏斗的年代。小小的房间似乎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炮声隆隆，刺刀闪亮，百万大军在挺进，在包围，在追击，在歼灭敌人。几十个城镇，几千公里的广大乡村，多少河流和山谷，随着刘伯承同志手指在地图上的不断移动，在我眼前奔驰，展开。我的眼睛忙着看地图，耳朵忙着听谈话，笔尖忙着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着。我忘了时间，忘了身外的世界，自己也仿佛置身在刘伯承同志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战斗行列……

身后的白布门帘忽然掀开，一位脸色红润的年轻战士出现在刘伯承同志面前：“首长，该吃饭了。”我才恍然从